自將擊梏破之而還又擊尚將沮鵠於邯鄲拔之易陽令韓範涉長梁岐皆舉縣降徐晃言於操曰二袁未破諸城未下者傾耳而聽宜旌賞二縣以示諸城操從之範岐皆賜爵關內侯　五月操毀土山地道鑿壍圍城周回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見笑之不出爭利操一夜濬之廣深二丈引漳水以灌之城中餓死者過半　秋七月尚將兵萬餘人還救鄴尚兵既至諸將皆以為此歸師人自為戰不如避之操曰尚從大道來當避之若循西山來者此成禽耳尚果循西山來東至陽平亭去鄴十七里臨滏水為營夜舉火以示城

中城中亦舉火相應配出兵城北欲與尚對決圍
操逆擊之敗還尚亦破走依曲漳爲營操遂圍之
未合尚懼遣使求降操不聽圍之益急尚夜遁保
祈山操復進圍之尚將馬延張顗等臨陣降衆大
潰尚犇中山盡收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及衣物
以示城中城中崩沮審配令士卒曰堅守死戰操
軍疲矣幽州方至何憂無主操出行圍配伏弩射
之幾中配兄子榮爲東門校尉　八月戊寅榮
夜開門內操兵配拒戰城中操兵生獲之初袁紹
與操共起兵紹問操曰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
據操曰足下意以爲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
代兼戎狄之衆南面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操曰
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　九月
詔以操領冀州牧操讓還兗州初袁尚遣從事安
平牽招至上黨督軍糧未還尚走中山招說高幹
以并州迎尚并力觀變幹不從　冬十月高幹
以并州降操復以幹爲并州刺史　曹操之圍鄴
也袁譚復背之略取甘陵安平渤海河間攻袁尚
於中山尚敗走故安從袁熙譚悉收其衆還屯龍
湊操與譚書責以負約與之絕婚女還然後進討
十二月操軍其門譚拔平原走保南皮臨清河而
屯操入平原略定諸縣

十年春正月曹操攻南皮袁譚出戰士卒多死操欲緩之議郎曹純曰今縣師深入難以持久若進不能克退必喪威乃自執桴鼓以率攻者遂克之譚出走追斬之李孚自稱冀州主簿求見操曰今城中彊弱相陵人心擾亂以爲宜令新降爲內所識信者宣傳明教操即使孚往入城告諭吏民使各安故業不得相侵城中乃安操於是斬郭圖等及其妻子袁譚使王脩運糧於樂安聞譚急將所領兵往赴之至高密聞譚死下馬號哭曰無君焉歸遂詣曹操乞收葬譚尸操許之復使脩還樂安督軍糧譚所部諸城皆服唯樂安太守管統不下操命脩取統首脩以統亡國忠臣解其縛使詣操操悅而赦之辟脩爲司空掾郭嘉說操多辟青冀幽并名士以爲掾屬使人心歸附操從之官渡之戰袁紹使陳琳爲檄書數操罪惡連及家世極其醜詆及袁氏敗琳歸操操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操釋之使與陳留阮瑀俱管記室先是漁陽王松據涿郡郡人劉放說松以地歸操操辟放參司空軍事袁熙爲其將焦觸張南所攻與尚俱奔遼西烏桓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而盟令曰敢違者斬衆莫敢仰視各

以次歆別駕代郡韓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關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爲也一坐爲珩失色觸曰夫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厲事君乃捨之觸等遂降曹操皆封爲列侯　冬十月高幹復以并州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關口操遣其將樂進李典擊之河内張晟衆萬餘人寇崤澠閒弘農張琰起兵以應之河東太守王邑被徵郡掾衛固及中郎將范先等詣司隸校尉鍾繇請留之繇不許固等外以請邑爲名而内實與高幹通謀曹操謂荀彧曰關西諸將外服内貳張晟寇亂殽澠南通劉表固等因之將爲深害當今河東天下之要地也君爲我舉賢才以鎮之彧曰西平太守京兆杜畿勇足以當難智足以應變操乃以畿爲河東太守會白騎攻東垣高幹入濩澤畿將數十騎赴堅壁而守之吏民多舉城助畿者比數十日得四千餘人固等與高幹張晟共攻畿不下略諸縣無所得曹操使議郎張旣西徵關中諸將馬騰等皆引兵會擊晟等破之斬固琰等首其餘黨與皆赦之

十一年春正月曹操自將擊高幹留其世子丕守鄴使別駕從事崔琰傳之操圍壺關三月壺關降

高幹自入匈奴求救單于不受幹獨與數騎亡欲南犇荆州上洛都尉王琰斬之并州悉平

是歲烏桓乘天下亂略有漢民十餘萬戶袁紹皆立其酋豪爲單于以家人子爲己女妻焉遼西烏桓蹋頓尤彊爲紹所厚故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爲寇欲助尚復故地曹操將擊之鑿平虜渠泉州渠以通運

十二年春二月曹操自淳于還鄴丁酉操奏封大功臣二十餘人皆爲列侯因表萬歲亭侯荀彧功狀三月增封彧千戶又欲授以三公彧使荀攸深自陳讓至十數乃止　曹操將擊烏桓諸將皆曰袁尚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爲尚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萬一爲變事不可悔郭嘉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袁紹有恩於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含而南征尚因烏桓之資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動民夷俱應以生蹋頓之心成覬覦之計恐青冀非己之有也袁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爲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操從之行至易郭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且彼聞之必爲備不

如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初袁紹數遣使召田疇於無終又即授將軍印使安輯所統疇皆拒之及曹操定冀州河間邢顒謂疇曰黃巾起來二十餘年海內鼎沸百姓流離今聞曹公灋令嚴民厭亂矣亂極則平請以身先遂裝還鄉里疇曰邢顒天民之先覺者也操以顒爲冀州從事疇忿烏桓多殺其本郡冠蓋意欲討之而力未能操遣使辟疇疇戒其門下趣治嚴門人曰昔袁公慕君禮命五至君義不屈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弗及者何也疇笑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軍拜爲膳令隨軍次無終時方夏水雨而濱海洿下濘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操患之以問田疇疇曰此道秋夏每常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爲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于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尚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當由無終不得進而退懈弛無備若嘿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可不戰而禽也操曰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於水側路傍曰方今夏暑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復進軍虜候騎見之誠以爲大軍去也操令疇將其衆爲鄉導上徐無山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

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熙與蹋頓及遼西單于樓班右北平單于能臣抵之等將數萬騎逆軍八月操登白狼山卒與虜遇衆甚盛操車重在後被甲者少左右皆懼操登高望虜陣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爲先鋒虜衆大崩斬蹋頓及名王已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遼東單于速僕丸與尚熙犇遼東太守公孫康其衆尚有數千騎或勸操遂擊之操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不煩兵矣　九月操引兵自柳城還公孫康欲取尚熙以爲功乃先置精勇於廐中然後請尚熙入未及坐康叱伏兵禽之遂斬尚熙并速僕丸首送之諸將或問操公還而康斬尚熙何也操曰彼素畏尚熙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操梟尚首令三軍敢有哭之者斬牽招獨設祭悲哭操義之舉爲茂才時天寒且旱二百里無水軍又乏食殺馬數千匹以爲糧鑿地入三十餘丈方得水既還科問前諫者衆莫知其故人人皆懼操皆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徼倖雖得之天所佐也顧不可以爲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

十三年春正月曹操還鄴　夏六月癸巳以曹操爲丞相　秋七月曹操南擊劉表　八月

表病卒遂以琮爲嗣　九月操軍至新野琮遂舉州降以節迎操事見劉備據蜀　劉琮將王威說琮曰曹操聞將軍既降劉備已走必懈弛無備輕行單進若給威奇兵數千徼之於險操可獲也獲操即威震四海非徒保守今日而已琮不納　曹操進軍江陵以劉琮爲青州刺史封列侯并蒯越等侯者凡十五人釋韓嵩之囚待以交友之禮使條品州人優劣皆擢而用之以嵩爲大鴻臚蒯越爲光祿勳劉先爲尚書鄧羲爲侍中荊州大將南陽文聘別屯在外琮之降也呼聘欲與俱聘曰聘不能全州當待罪而已操濟漢聘乃詣操操曰來何遲邪聘曰先日不能輔弼劉荊州以奉國家荊州雖沒常願據守漢川保全土境生不負於孤弱死無愧於地下而計不在已以至於此實懷悲慙無顏早見耳遂歔欷流涕操爲之愴然字謂之曰仲業卿眞忠臣也厚禮待之使統本兵爲江夏太守　冬十二月益州牧劉璋聞曹操克荊州遣別駕張松致敬於操松爲人短小放蕩然識達精果操時已定荊州走劉備不復存錄松主簿楊脩白操辟松操不納松以此怨歸勸劉璋絕操與劉備相結璋從之　習鑿齒論曰昔齊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曹操暫自驕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於數十年

之內而棄之於俯仰之頃豈不惜乎

十五年春下令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冬十二月己亥操下令曰孤始舉孝廉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爲世人之所凡愚欲好作政教以立名譽故在濟南除殘去穢平心選舉以是爲彊豪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鄉里時年紀尚少乃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爲二十年規待天下清乃出仕耳然不能得如意徵爲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爲國家討賊立功使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後領兗州破降黃巾三十萬衆又討擊袁術使窮沮而死摧破袁紹梟其二子復定劉表遂平天下身爲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彊盛又性不信天命恐妄相忖度言有不遜之志每用耿耿故爲諸君陳道此言皆肝膈之要也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衆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已離兵爲人所禍既爲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也然封兼

四縣食戶三萬何德堪之江湖未靜不可讓位至於邑土可得而辭今上還陽夏柘苦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

十六年春正月以曹操世子丕爲五官中郎將置官屬爲丞相副

十七年春正月曹操還鄴詔操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劒履上殿如蕭何故事　冬十月董昭言於曹操曰自古以來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埶者也今明公恥有慙德樂保名節然處大臣之埶使人以大事疑己誠不可不重慮也乃與列侯諸將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荀彧以爲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不悅及擊孫權表請彧勞軍于譙因輒留彧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操軍向濡須彧以疾留壽春飲藥而卒彧行義脩整而有智謀好推賢進士故時人皆惜之

臣光曰孔子之言仁也重矣自子路冉求公西赤門人之高第令尹子文陳文子諸侯之賢大夫皆不足以當之而獨稱管仲之仁豈非以其輔佐齊桓大濟生民乎齊桓之行若狗彘管仲不羞而相之其志蓋以非桓公則生民不可得而濟也漢末

大亂羣生塗炭自非高世之才不能濟也然則荀或捨魏武將誰事哉齊桓之時周室雖衰未若建安之初也建安之初四海蕩覆尺土一民皆非漢有荀或佐魏武而興之舉賢用能訓卒厲兵決機發策征伐四克遂能以弱爲彊化亂爲治十分天下而有其八其功豈在管仲之後乎管仲不死子糾而荀或死漢室其仁復居管仲之先矣而杜牧乃以爲或之勸魏武取兖州則比之高光官渡不令還許則比之楚漢及事就功畢乃欲邀名於漢代譬之教盜穴牆發匱而不與同挈得不爲盜乎臣以爲孔子稱文勝質則史凡爲史者記人之言必有以文之然則比魏武於高光楚漢者史氏之文也豈皆或口所言邪用是貶或非其罪矣且使魏武爲帝則或爲佐命元功與蕭何同賞矣或不利此而利於殺身以邀名豈人情乎

十八年夏五月丙申以冀州十郡封曹操爲魏公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又加九錫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衮冕之服赤舄副焉軒縣之樂六佾之舞朱户以居納陛以登虎賁之士三百人鈇鉞各一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秬鬯一卣珪瓚副焉　秋七月魏始建社稷宗廟　冬十一月魏初置尚書侍中六卿以荀攸爲尚書令涼茂

爲僕射毛玠崔琰常林徐奕何夔爲尚書王粲杜襲衛覬和洽爲侍中鍾繇爲大理王脩爲大司農袁渙爲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陳羣爲御史中丞

十九年春三月詔魏公操位在諸侯王上改授金璽赤紱遠游冠

二十一年夏五月進魏公操爵爲王　秋八月魏以大理鍾繇爲相國

二十二年夏四月詔魏王操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　六月魏以軍師華歆爲御史大夫　冬十月命魏王操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　魏以五官中郎將丕爲太子

二十四年秋七月詔以魏王操夫人爲王后　冬十二月魏王操表孫權爲票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權遣校尉梁寓入貢又遣朱光等歸上書稱臣於操稱說天命操以權書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侍中陳羣等皆曰漢祚已終非適今日殿下功德巍巍羣生注望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殿下宜正大位復何疑哉操曰若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

臣光曰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識長慮然後知其爲益之大而收功之遠也光武遭漢

中衰羣雄糜沸奮起布衣紹恢前緒征伐四方日不暇給乃能敦尚經術賓延儒雅開廣學校脩明禮樂武功既成文德亦洽繼以孝明孝章遹追先志臨雍拜老橫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于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修之人虎賁衛士皆習孝經匈奴子弟亦遊太學是以教立於上俗成於下其忠厚清脩之士豈唯取重於搢紳亦見慕於衆庶愚鄙汚穢之人豈唯不容於朝廷亦見棄於鄉里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貴戚擅權嬖倖用事賞罰無章賄賂公行賢愚渾殽是非顛倒可謂亂矣然猶緜緜不至於亡者上則有公卿大夫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面引廷爭用公義以扶其危下則有布衣之士符融郭泰范滂許邵之流立私論以救其敗是以政治雖濁而風俗不衰至有觸冒斧鉞僵仆於前而忠義奮發繼起於後隨踵就戮視死如歸夫豈特數子之賢哉亦光武明章之遺化也當是之時苟有明君作而振之則漢氏之祚猶未可量也不幸承陵夷頹敝之餘重以桓靈之昏虐保養姦回過於骨肉殄滅忠良甚於寇讎積多士之憤蓄四海之怒於是何進召戎董卓乘釁袁紹之徒從而太上御名難遂使乘輿播越宗廟丘墟王室蕩覆

烝民塗炭大命隕絶不可復救然州郡擁兵專地
者雖互相吞噬猶未嘗不以尊漢爲辭以魏武之
暴戾彊伉加有大功於天下其蓄無君之心久矣
乃至没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志之不欲哉猶
畏名義而自抑也由是觀之教化安可慢風俗安
可忽哉
魏文帝黄初元年春正月武王至洛陽庚子薨王
知人善察難眩以僞識拔奇才不拘微賤隨能任
使皆獲其用與敵對陳意思安閑如不欲戰然及
至決機乘勝氣勢盈溢勳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
望施分豪不與用灋峻急有犯必戮或對之流涕
然終無所赦雅性節儉不好華麗故能芟刈羣雄
幾平海内是時太子在鄴軍中騷動羣僚欲祕不
發喪諫議大夫賈逵以爲事不可祕乃發喪或言
宜易諸城守悉用譙沛人魏郡太守廣陵徐宣厲
聲曰今者遠近一統人懷效節何必專任譙沛以沮
宿衛者之心乃止青州兵擅擊鼓相引去衆人以
爲宜禁止之不從者討之賈逵曰不可爲作長檄
令所在給其稟食鄢陵侯彰從長安來赴問逵先
王璽綬所在逵正色曰國有儲副先王璽綬非君
侯所宜問也凶問至鄴太子號哭不已中庶子司
馬孚諫曰君王晏駕天下恃殿下爲命當上爲宗

廟下爲萬國柰何效匹夫孝也太子良久乃止曰
卿言是也時羣臣初聞王薨相聚哭無復行列孚
厲聲於朝曰今君王違世天下震動當早拜嗣君
以鎮萬國而但哭耶乃罷羣臣備禁衛治喪事羣
臣以爲太子即位當須詔命尚書陳矯曰王薨于
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即位以繫遠近之望且
又愛子在側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即具官備禮
一日皆辦明旦以王后令策太子即王位大赦漢
帝尋遣御史大夫華歆奉策詔授太子丞相印綬
魏王璽紱領冀州牧於是尊王后曰王太后
二月丁卯葬武王于高陵　秋七月左中郎將
李伏太史丞許芝表言魏當代漢見於圖緯其事
衆甚羣臣因上表勸王順天人之望王不許
冬十月乙卯漢帝告祠高廟使行御史大夫張音
持節奉璽綬詔冊禪位于魏王三上書辭讓乃爲
壇於繁陽辛未升壇受璽綬即皇帝位燎祭天地
嶽瀆改元大赦　十一月癸酉奉漢帝爲山陽
公行漢正朔用天子禮樂封公四子爲列侯追尊
太王曰太皇帝武王曰武皇帝廟號太祖尊王太
后曰皇太后以漢諸侯王爲崇德侯列侯爲關中
侯羣臣封爵增位各有差改相國爲司徒御史大
夫爲司空山陽公奉二女以嬪于魏帝欲改正朔

侍中辛毗曰魏氏遵舜禹之統應天順民至於湯武以戰伐定天下乃改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時左氏傳曰夏數爲得天正何必期於相反帝善而從之時羣臣並頌魏德多抑損前朝散騎常侍衛臻獨明禪授之義稱揚漢美帝數目臻曰天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

魏明帝青龍二年春三月庚寅山陽公卒帝素服發喪　秋八月孝獻皇帝葬于禪陵

孫氏據江東

漢獻帝興平元年　初孫堅娶錢唐吳氏生四男策權翊匡及一女堅從軍於外留家壽春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舒人周瑜與策同年亦英達風成聞策聲問自舒來造焉便推結分好勸策徙居舒策從之瑜乃推道南大宅與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及堅死策年十七還葬曲阿已乃渡江居江都結納豪俊有復讎之志丹陽太守會稽周昕與袁術相惡術上策舅吳景領丹陽太守攻昕奪其郡以策從兄賁爲丹陽都尉策以母弟託廣陵張紘徑到壽春見袁術涕泣言曰亡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與明使君會於南陽同盟結好不幸遇難勳業不終策感惟先人舊恩欲自憑結願明使君垂察其誠術甚奇之然未肯還其父兵謂策曰孤

用貴舅爲丹陽太守賢從伯陽爲都尉彼精兵之地可還依召募策遂與汝南呂範及族人孫河迎其母詣曲阿依舅氏因緣召募得數百人而爲涇縣大帥祖郎所襲幾至危殆於是復往見術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表拜懷義校尉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內廐策指使人就斬之訖詣術謝術曰兵人好叛當共疾之何爲謝也由是軍中益畏憚之術初許以策爲九江太守已而更用丹陽陳紀後術欲攻徐州從廬江太守陸康求米三萬斛康不與術大怒遣策攻康謂曰前錯用陳紀每恨本意不遂今若得康廬江眞卿有也策攻康拔之術復用其故吏劉勳爲太守策益失望　侍御史劉繇有盛名詔用爲揚州刺史及策攻廬江繇懼爲袁孫所并遣將樊能屯橫江張英屯當利以拒之術使吳景與孫賁共將兵擊英等

二年　初丹陽人朱治嘗爲孫堅校尉見袁術政德不立勸孫策歸取江東時吳景攻樊能張英等歲餘不克策說術曰家有舊恩在東願助舅討橫江橫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萬兵以佐明使君定天下術知其恨而以劉繇據曲阿王朗在會稽謂策未必能定乃許之表策爲折衝校尉將兵千餘人騎數十匹行收兵比至歷陽衆五六千時

周瑜從父尚爲丹陽太守瑜將兵迎之仍助以資糧策大喜曰吾得卿諧也進攻橫江當利皆拔之樊能張英敗走策渡江轉鬬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者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長吏委城郭竄伏山草及策至軍士奉令不敢虜略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勞軍策爲人美姿顏能笑語性闊達聽受善於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爲致死策攻劉繇牛渚營盡得邸閣糧穀戰具時彭城相薛禮下邳相丹陽笮融依繇爲盟主禮據秣陵城融屯繇南策皆擊破之又破繇別將於梅陵轉攻湖孰江乘皆下之進擊繇於曲阿繇同郡太史慈時自東萊來省繇會策至或勸繇可以慈爲大將繇曰我若用子義許子將不當笑我邪但使慈偵視輕重時獨與一騎卒遇策於神亭策從騎十三皆堅舊將遼西韓當零陵黃蓋輩也慈便前鬬正與策對策刺慈馬而擊得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並各來赴於是解散繇與策戰兵敗走丹徒策入曲阿勞賜將士發恩布令告諭諸縣其劉繇笮融等故鄉部曲來降首者一無所問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不彊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丙辰袁術表策行殄寇將軍

策將呂範言於策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衆日盛而綱紀猶有不整者範願暫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既士大夫加手下已有大衆立功於外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事乎範曰不然今捨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爲妻子也欲濟世務也譬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無以荅範出便釋構著袴褶執鞭詣閤下啓事自稱領都督策乃授傳委以衆事由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策以張紘爲正議校尉彭城張昭爲長史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及廣陵秦松陳端等亦參與謀謨策待昭以師友之禮文武之事一以委昭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於昭策聞之歡笑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爲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　劉繇自丹徒奔豫章使太守朱皓攻袁術所用諸葛玄使笮融助皓攻玄融詐殺皓代領郡事繇進討融融走入山爲民所殺詔以前太傅掾華歆爲豫章太守

建安元年秋八月袁術以讖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又以袁氏出陳爲舜後以黃代赤德運之次遂有僭逆之謀聞孫堅得傳國璽拘堅妻而奪之及聞天子敗於曹陽乃會羣下議稱尊號

衆莫敢對主簿閻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于文王積德累功參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明公雖弈世克昌未若有周之盛漢室雖微未若殷紂之暴也術默然術聘處士張範範不往使其弟承謝之術謂承曰孤以土地之廣士民之衆欲徼福齊桓擬迹高祖何如承曰在德不在彊夫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由匹夫之資而興霸王之功不足爲難若苟欲僭擬干時而動衆之所棄誰能興之術不悅孫策聞之與術書曰成湯討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重罰此二主者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之過無由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惡於天下徒以幼小脅於彊臣異於湯武之時也且董卓貪淫驕陵志無紀極至於廢主自興亦猶未也而天下同心疾之況效尤而甚焉者乎又聞幼主明智聰敏有夙成之德天下雖未被其恩咸歸心焉使君五世相承爲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爲比宜効忠守節以報王室則旦奭之美率土所望也時人多惑圖緯之言妄牽非類之文苟以悅主爲美不顧成敗之計古今所慎可不孰慮忠言逆耳駮議致憎苟有益於尊明無所敢辭術始自以爲有淮南之衆料策必與已合及得其書愁沮發疾既不納其言策遂興之絕　孫策將取會稽吳人嚴

白虎等衆各萬餘人處處屯聚諸將欲先擊白虎等策曰白虎等羣盜非有大志此成禽耳遂引兵渡浙江會稽功曹虞翻說太守王朗曰策善用兵不如避之朗不從發兵拒策於固陵策數渡水戰不能克策叔父靜說策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拔查瀆南去此數十里宜從彼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策從之夜多然火爲疑兵分軍投查瀆道襲高遷屯朗大驚遣故丹陽太守周昕等帥兵逆戰策破昕等斬之朗遁走虞翻追隨營護朗浮海至東冶策追擊大破之朗乃詣策降策自領會稽太守復命虞翻爲功曹待以交友之禮策好游獵翻諫曰明府喜輕出微行從官不暇嚴吏卒常苦之夫君人者不重則不威故白龍魚服困於豫且白蛇自放劉季害之願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不能改

二年夏五月曹操遣議郎王誦以詔書拜孫策爲騎都尉襲爵烏程侯領會稽太守使與呂布及吳郡太守陳瑀共討袁術策欲得將軍號以自重誦便承制假策明漢將軍策治嚴行到錢唐瑀陰圖襲策潛結祖郎嚴白虎等使爲內應策覺之遣其將呂範徐逸攻瑀於海西瑀敗單騎犇袁紹

三年冬十二月孫策遣其正議校尉張紘獻方物

曹操欲撫納之表策爲討逆將軍封吳侯以弟女配策弟匡又爲子彰取孫賁女禮辟策弟權翊以張紘爲侍御史袁術以周瑜爲居巢長以臨淮魯肅爲東城長瑜肅知術終無所成皆棄官渡江從孫策策以瑜爲建威中郎將肅因家於曲阿曹操表徵王朗策遣朗還操以朗爲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袁術遣閒使齎印綬與丹陽宗帥祖郎等使激動山越共圖孫策劉繇之犇豫章也太史慈遁於蕪湖山中自稱丹陽太守策已定宣城以東惟涇以西六縣未服慈因進住涇縣大爲山越所附於是策自將討祖郎於陵陽禽之策謂郎曰爾昔

龔孤斫孤馬鞍今劉軍立事除棄宿恨惟取能用與天下通耳非但汝汝勿恐怖郎叩頭謝罪即破械署門下賊曹又討太史慈於勇里禽之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邪若卿爾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聞卿有烈義天下智士也但所託未得其人耳孤是卿知己勿憂不如意也即署門下督軍還祖郎太史慈俱在前導軍人以爲榮會劉繇卒於豫章士衆萬餘人欲奉豫章太守華歆爲主歆以爲因時擅命非人臣所宜衆守之連月卒謝遣之其衆未有所附策命太史慈往撫安之謂慈曰劉牧往責吾

爲袁氏攻廬江吾先君兵數千人盡在公路許吾志在立事安得不屈意於公路以求之乎其後不遵臣節諫之不從丈夫義交苟有大故不得不離吾交求公路及絶之本末如此恨不及其生時與共論辨也今兒子在豫章卿往視之并宣孤意於其部曲部曲樂來者與俱來不樂來者且安慰之并觀華子魚所以牧御方規何如卿須幾兵多少隨意慈曰慈有不赦之罪將軍量同桓文當盡死以報德今並息兵兵不宜多將數十人足矣左右皆曰慈必北去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從誰餞送昌門把腕別曰何時能還荅曰不過六十日慈行議者猶紛紜言遣之非計策曰諸君勿復言孤斷之詳矣太史子義雖氣勇有膽烈然非縱橫之人其心秉道義重然諾一以意許知已死亡不相負諸君勿憂也慈果如期而反謂策曰華子魚德也然無他方規自守而已又丹陽僮芝自擅陵番陽民帥別立宗部言我已別立郡海昏上繚不受發召子魚但覩視之而已策拊掌大笑遂有兼并之志

四年冬十一月廬江太守劉勲以袁術部曲衆多不能贍遣從弟偕求米於上繚諸宗帥不能滿數偕召勲使襲之孫策惡勲兵彊偽卑辭以事勲曰

上繚宗民數欺鄙郡欲擊之路不便上繚甚富實願君伐之請出兵以爲外援且以珠寶葛越賂勳勳大喜外內盡賀劉曄獨否勳問其故對曰上繚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而舉也兵疲於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襲我則後不能獨守是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勳不聽遂伐上繚至海昏宗帥知之皆空壁逃遷勳了無所得時策引兵西擊黃祖行及石城聞勳在海昏策乃分遣從兄賁輔將八千人屯彭澤自與領江夏太守周瑜將二萬人襲皖城克之得術勳妻子及部曲三萬餘人表汝南李術爲廬江太守給兵三千人以守皖城皆徙所得民東詣吳勳還至彭澤孫賁孫輔邀擊破之勳走保流沂求救於黃祖祖遣其子射率船軍五千人助勳策復就攻勳大破之勳北歸曹操射亦遁走策收得勳兵二千餘人船千艘遂進擊黃祖十二月辛亥策軍至沙羨劉表遣從子虎及南陽韓晞將長子五千來救祖甲寅策與戰大破之斬晞祖脫身走獲其妻子及船六千艘士卒殺溺死者數萬人策盛兵將徇豫章屯于椒丘謂功曹虞翻曰華子魚自有名字然非吾敵也若不開門讓城金鼓一震不得無所傷害卿便在前具宣孤意翻乃往見華歆曰竊聞

明府與鄱郡故王府君齊名中州海內所宗雖在東垂常懷瞻仰歆曰孤不如王會稽翻復曰不審豫章資糧器仗士民勇果孰與鄱郡歆曰大不如也翻曰明府言不如王會稽謙光之譚耳精兵不如會稽實如尊教孫討逆智略超世用兵如神前走劉揚州君所親見南定鄱郡亦君所聞也今欲守孤城自料資糧已知不足不早爲計悔無及也今大軍已次椒丘僕便還去明日日中迎檄不到者與君辭矣歆曰久在江表常欲北歸孫會稽來吾便去也乃夜作檄明旦遣吏齎迎策便進軍歆葛巾迎策策謂歆曰府君年德名望遠近所歸策年幼稚宜脩子弟之禮便向歆拜禮爲上賓　策分豫章爲廬陵郡以孫賁爲豫章太守孫輔爲廬陵太守會僮芝病輔遂進取廬陵留周瑜鎮巴丘孫策之克皖城也撫視袁術妻子及入豫章收載劉繇喪善遇其家士大夫以是稱之會稽功曹魏騰嘗迕策意策將殺之衆憂恐計無所出策母吳夫人倚大井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禮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耳策大驚遽釋騰

五年夏四月廣陵太守陳登治射陽孫策西擊黃

祖登誘嚴白虎餘黨圖爲後害策還擊登軍到丹徒須待運糧初策殺吳郡太守許貢貢奴客潛民間欲爲貢報讎策性好獵數出驅馳所乘馬精駿從騎絕不能及卒遇貢客三人射策中頰後騎尋至皆刺殺之策創甚召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丙午策卒時年二十六權悲號未視事張昭曰孝廉此寧哭時邪乃改易權服扶令上馬使出巡軍昭率僚屬上表朝廷下移屬城中外將校各令奉職周瑜自巴丘將兵赴喪遂留吳以中護軍與張昭共掌衆事時策雖有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江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流寓之士皆以安危去就爲意未有君臣之固而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遂委心而服事焉

冬十月曹操聞孫策死欲因喪伐之侍御史張紘諫曰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讎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操即表權爲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操欲令紘輔權內附乃以紘爲會稽東部都尉紘至吳太夫人以權年少委紘與張昭共輔之紘思惟補察知無不爲太夫人問揚武都尉會稽董襲

曰江東可保不襲曰江東有山川之固而討逆明府恩德在民討虜承基大小用命張昭秉衆事襲等爲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時也萬無所憂權遣張紘之部或以紘本受北任嫌其志趣不止於此權不以介意魯肅將北還周瑜止之因薦肅於權曰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權即見肅與語悅之賓退獨引肅合榻對飲曰今漢室傾危孤思有桓文之功君何以佐之肅曰昔高帝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爲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保守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耳若因北方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此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方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張昭毀肅年少麤疎權益貴重之賞賜儲偫富擬其舊權料諸小將兵少而用薄者并合之別部司馬汝南呂蒙軍容鮮整士卒練習權大悅增其兵寵任之功曹駱統勸權尊賢接士勤求損益饗賜之日人人別進問其燥濕加以密意誘諭使言察其志趣權納用焉統俊之子也廬陵太守孫輔恐權不能保江東陰遣人齎書呼曹操行人以告權悉斬輔親近分其部曲徙輔置東曹操表徵華歆爲議郎參司空軍

事廬江太守李術不肯事權而多納其亡叛權以狀白曹操曰嚴刺史昔爲公所用而李術害之肆其無道宜速誅滅今術必復詭說求救明公居阿衡之任海內所瞻願敕執事勿復聽受因舉兵攻術於皖城術求救於操操不救遂屠其城梟術首徙其部曲二萬餘人嚴刺史者揚州刺史嚴象也

七年秋九月曹操下書責孫權任子權召羣僚會議張昭秦松等猶豫不決權引周瑜詣吳夫人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遂據荆揚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爲銅煮海爲鹽境內富饒人不思亂有何偪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如此便見制於人也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爲暴亂彼自亡之不暇焉能害人吳夫人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

八年冬十月孫權西伐黃祖破其舟軍惟城未克而山寇復動權還過豫章使征虜中郎將呂範平

鄱陽會稽盪寇中郎將程普討樂安建昌都尉太史慈領海昏以別部司馬黃蓋韓當周泰呂蒙等守劇縣令長討山越悉平之建安漢興南平民作亂聚衆各萬餘人權使南部都尉會稽賀齊進討皆平之復立縣邑料出兵萬人拜齊平東校尉

十二年　孫權西擊黃祖虜其人民而還　權母吳氏疾篤引見張昭等屬以後事而卒

十三年　初巴郡甘寧將僮客八百人歸劉表表儒人不習軍事寧觀表事埶終必無成恐一朝衆散并受其禍欲東入吳黃祖在夏口軍不得過乃留依祖三年祖以凡人畜之孫權擊祖祖軍敗走權校尉凌操將兵急追之寧善射將兵在後射殺操祖由是得免軍罷還營待寧如初祖都督蘇飛數薦寧祖不用寧欲去恐不免飛乃白祖以寧爲郴令寧遂亡奔孫權周瑜呂蒙共薦達之權禮異同於舊臣寧獻策於權曰今漢祚日微曹操終爲篡盜南荆之地山川形便誠國之西埶也寧觀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非能承業傳基者也至尊當早圖之不可後操圖之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今昏耄已甚財穀並乏左右貪縱吏士怨舟船戰具頓廢不脩怠於耕農軍無灋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即可

漸規巴蜀矣權深納之張昭　時在坐難曰今吳下業業若軍果行恐必致亂寧請昭曰國家以蕭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憂亂奚以希慕古人乎權舉酒屬寧曰典霸今年行討如此酒矣決以付卿卿但當勉建方略令必克祖則卿之功何嫌張長史之言乎權遂西擊黃祖祖橫兩蒙衝挾守沔口以拼閤大絀繫石爲矸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飛矢雨下軍不得前偏將軍董襲與別部司馬凌統俱爲前部各將敢死百人人被兩鎧乘大舸突入蒙衝裹襲身以刀斷兩絀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祖令都督陳就以水軍逆戰平北都尉呂蒙勒前鋒親臯就首於是將士乘勝水陸並進傅其城盡銳攻之遂屠其城祖挺身走追斬之虜其男女數萬口權先作兩函欲以盛祖及蘇飛首權爲諸將置酒甘寧下席叩頭血涕交流爲權言飛疇昔舊恩寧不值飛固已捐骸於溝壑不得致命於麾下今飛罪當夷戮特從將軍乞其首領權感其言謂曰今爲君置之若走去何寧曰飛免分裂之禍受更生之恩逐之尚必不走豈當圖亡哉若爾寧頭當代入函權乃赦之凌統怨寧殺其父操常欲殺寧權命統不得讎之令寧將兵屯於它所　秋八月劉表卒　初魯肅聞劉表卒言於孫權曰荊州與

國鄰接江山險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不協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即遣肅行到夏口聞操已向荆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琮已降備南走肅徑迎之與備會於當陽長坂肅宣權旨論天下事埶致殷勤之意且問備曰豫州今欲何至備曰與蒼梧太守吳巨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爲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以共濟世業而欲投吳巨巨是凡人偏在遠郡行將爲人所併豈足託乎備甚悅肅又謂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子瑜者亮兄瑾也避亂江東爲孫權長史備用肅計進住鄂縣之樊口曹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諸葛亮謂劉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魯肅俱詣孫權亮見權於柴桑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

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灋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執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與其羣下謀之是時曹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

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羣下莫不響震失色長史張昭等曰曹公豺虎也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鬬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時周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以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爲操後患而操舍鞍馬杖舟楫與吳越爭衡又今盛寒馬無稾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

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
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保爲
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
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
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
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
者與此案同乃罷會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
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懾不復料其虛實便
開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
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
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
甚不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
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
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
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
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
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戰資糧爲卿後援卿能辦
之者誠快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
之遂以周瑜程普爲左右督將兵與備并力逆操
以魯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劉備在樊口日遣
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士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
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儻能屈威

誠副其所望備乃乘單舸往見瑜問曰今拒曹公深爲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備深愧喜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衆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鬬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鼓大進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塡之騎乃得過羸兵爲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衆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操至南郡時操軍兼以饑疫死者太半操乃留征南將軍曹仁橫野將軍徐晃守江陵折衝將軍樂進守襄陽引軍北還周瑜程普將數萬衆與曹仁隔江未戰甘寧請先徑進取夷陵往即得其城因入守之益州將龔肅舉軍

降周瑜表以肅兵益橫野中郎將呂蒙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其言還肅兵曹仁遣兵圍甘寧寧困急求救於周瑜諸將以爲兵少不足分呂蒙謂周瑜程普曰留凌公績於江陵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埶亦不久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瑜從之大破仁兵於夷陵獲馬三百匹而還於是將士形埶自倍瑜乃度江屯北岸與仁相拒十二月孫權自將圍合肥

十四年春三月孫權圍合肥久不下權率輕騎欲身往突敵長史張紘諫曰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今麾下恃盛壯之氣忽彊暴之虜三軍之衆莫不寒心雖斬將搴旗威震敵場此乃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也願抑賁育之勇懷霸王之計權乃止

曹操遣將軍張喜將兵解圍久而未至揚州別駕楚國蔣濟密白刺史僞得喜書云步騎四萬已到雩婁遣主簿迎喜三部使齎書語城中守將一部得入城二部爲權兵所得權信之遽燒圍走

冬十二月周瑜攻曹仁歲餘所殺傷甚衆仁委城走權以瑜領南郡太守也據江陵程普領江夏太守治沙羨呂範領彭澤太守呂蒙領尋陽令曹操密遣九江蔣幹往說周瑜幹以才辯獨步於江淮之間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

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爲曹氏作說客邪因延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宴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能移其意乎幹但笑終無所言還白操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間也

十五年冬十二月周瑜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敗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奮威者孫堅弟子丹陽太守瑜也）俱進取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周瑜還江陵爲行裝於道病困與權牋曰脩短命矣誠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復奉教命耳方今曹操在北疆埸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未知終始此朝士旰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儻所言可采瑜死不朽矣卒於巴丘權聞之哀慟曰公瑾有王佐之資今忽短命孤何賴哉目迎其喪於蕪湖瑜有一女二男權爲長子登娶其女以其男循爲騎都尉妻以女胤爲興業都尉妻以宗女　權以魯肅爲奮武校尉代瑜領兵令駐普領南郡太守魯肅勸權以荊州借劉備與共拒曹操權從之乃分豫章爲番陽郡分長沙爲漢昌郡

復以程普領江夏太守曾肅爲漢昌太守屯陸口

十七年　初張紘以秣陵山川形勝勸孫權以爲治所及劉備東過秣陵亦勸權居之權於是作石頭城徙治秣陵改秣陵爲建業　秋九月呂蒙聞曹操欲東兵說孫權夾濡須水口立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爲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善遂作濡須塢　冬十月曹操東擊孫權

十八年春正月曹操進軍濡須口號步騎四十萬攻破孫權江西營獲其都督公孫陽權率衆七萬禦之相守月餘操見其舟船器仗軍伍整肅嘆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如劉景升兒子豚犬耳權爲牋與操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別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操語諸將曰孫權不欺孤乃徹軍還

十九年　初魏公操遣廬江太守朱光屯皖大開稻田呂蒙言於孫權曰皖田肥美若一收孰彼衆必增宜早除之閏月權親攻皖城諸將欲作土山添攻具呂蒙曰治攻具及土山必歷日乃成城備既脩外救必至不可圖也且吾乘雨水以入若留經日水必向盡還道艱難蒙竊危之今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面並攻不移時可拔及水

以歸全勝之道也權從之蒙薦甘寧爲升城督寧
手持練身緣城爲士卒先蒙以精銳繼之手執枹
鼓士卒皆騰踊侵晨進攻食時破之獲朱光及男
女數萬口既而張遼至夾石聞城已拔乃退權拜
呂蒙爲廬江太守還屯尋陽
二十年秋八月孫權率衆十萬圍合肥時張遼李
典樂進將七千餘人屯合肥魏公操之征張魯也
爲教與合肥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及權
至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
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以衆寡不敵疑之張遼曰
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
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埶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進
等莫對遼怒曰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若疑遼
將獨決之李典素與遼不睦慨然曰此國家大事
顧君計何如耳吾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請從君
而出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犒饗
明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大將
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不知所爲走
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
遼所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遼急擊圍開將麾下
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
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

日中吳人奪氣乃還脩守備衆心遂安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徹軍還兵皆就路權與諸將在逍遥津北張遼覘望知之即將步騎奄至甘寧與呂蒙等力戰扞敵凌統率親近扶權出圍復還與遼戰左右盡死身亦被創度權已免乃還權乘駿馬上津橋橋南已徹丈餘無版親近監谷利在馬後使權持鞍緩控利於後著鞭以助馬勢遂得超度賀齊率三千人在津南迎權權由是得免權入大船宴飲賀齊下席涕泣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幾致禍敗羣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爲終身之誡權自前收其淚曰大慙謹已刻心非但書紳也

二十一年冬十月魏王操治兵擊孫權

二十二年春正月魏王操軍居巢孫權保濡須二月操進攻之三月操引軍還留伏波將軍夏侯惇都督曹仁張遼等二十六軍屯居巢權令都尉徐詳詣操請降操報使脩好誓重結婚權留平虜將軍周泰督濡須　冬十月魯肅卒孫權以從事中郎彭城嚴畯代肅督兵萬人鎮陸口衆人皆爲畯喜畯固辭以樸素書生不閑軍事發言懇惻至于流涕權乃以左護軍虎威將軍呂蒙兼漢昌太守以代之衆嘉嚴畯能以實讓　定威校尉吳郡

陸遜言於孫權曰方今克敵寧亂非衆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從之以爲帳下右部督會丹陽賊帥費棧作亂扇動山越權命遜討棧破之遂部伍東三郡彊者爲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盪除所過肅清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愁擾所在遜後詣都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爲耳

二十四年秋七月孫權攻合肥時諸州兵戍淮南揚州刺史溫恢謂兗州刺史裴潛曰此間雖有惑然不足憂今水潦方生而子孝縣軍無有遠濟關羽驍猾正恐征南有變耳已而關羽果使南郡太守麋芳守江陵將軍傅士仁守公安羽自率衆攻曹仁於樊仁使左將軍于禁立義將軍龐悳等屯樊北八月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數丈于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高避水羽乘大船就攻之禁等窮迫遂降龐悳不降罵羽羽殺之　冬十月丞相軍司馬司馬懿西曹屬蔣濟言於操曰于禁等爲水所沒非戰攻之失於國家大計未足有損劉備孫權外親內疎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

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　魏王操之出漢中也孫權爲牋與魏王操請以討羽自效呂蒙襲公安江陵羽守將傅士仁糜芳皆降蒙入江陵釋于禁之囚得關羽及將士家屬皆慰撫之羽遁走兵皆解散潘璋司馬馬忠獲羽及其子平於章鄉斬之事見吳蜀通好　十二月魏王操表孫權爲票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魏文帝黃初元年文帝即位秋七月孫權遣使奉獻

二年夏四月孫權自公安徙都鄂更名鄂曰武昌秋八月孫權遣使詣陸卑辭奉章并送于禁